

喉舌

The Ups and Downs of a Rising Chief Editor

田夫 著

记者、值班编委、
总编、社长、宣传部主管副部长、
舆论系统的一次集中展示

二位记者与领导、
一起大小风波、
38个党政群单位、
14次职位变迁、
一个少壮派总编的沉浮

做官看做事，做事看做人。
官场不只有道与术、权与利、荣与辱、
罪与罚、成与败，还有交际学、成功学、心理学、
领导学、管理学、社会学的知识。

因题材独特，故事新颖，北京某顶尖影视公司
捷足先登，已预付影视改编费500000元，
余款1500000元待电视剧开播前一并支付。



喉舌

田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喉舌 / 田夫著 —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640-3820-5

I ①喉…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3629号

书名: 喉舌
HOUSHE
作者: 田夫

出 版 人: 杨志坚
责任编辑: 梁博攀 申玉琴
策 划:  念念文化 NBooks
特约编辑: 刘玉浦 李江华 印超华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010-85983452

出 版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100081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34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盛天行健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640-3820-5
定 价 26.00元

目 录

01 年轻人准备接班 /1

尉永文说：“人家是新媳妇睡觉，上面有人啊。我呢？寡妇睡觉，上面没人。”抬头干了一杯。秦雄愣了一下，“如此说来，兄弟我呢，是妓女睡觉，上面总换人。”尉永文看着他哼了一声，“一个单位就是这样，两公婆睡觉，自己人搞自己人。”

02 谁最有戏 /12

临出门，钟义还语重心长地对他耳语道：“我们要支持阮社啊，不能让老张搞垮报社，坏了大家的事。”秦雄听来，钟义的意思很明显：支持他就是支持阮社，他的事其实也就是大家的事。秦雄看着钟义春风得意的样子道：“放心吧，他成不了大气候。”心里却说：你钟义也难成大气候。

03 谁为农民说话 /20

高小菊直奔主题，问今天农村版的内容，秦雄只有据实相告。她问：“那两篇稿件，班子讨论过吗？谁的主意？”他答：“老张不在单位，钟义知道这事。”她又问：“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到底还有没有组织纪律！”

04 有看法比没看法好 /27

秦雄问他对报社目前的看法，蓝河道：“归根结底，你我的看法都没有用，关键是领导的看法，不是对事件本身的看法，而是对你个人的看法。某些时候，领导的看法可以左右任命结果，你应该明白的。”

05 以厚比厚，以黑治黑 /40

苏筱青在他的点拨下看出玄机，顿时面如土色，沉着聪慧的她第一次显得手足无措，求救似的望着他，喃喃道：“怎么办呢？你看怎么办呢？这事我也要负责啊。”秦雄说：“正因为你也要负版面的责任，我才决定把这事压下来。”

06 新兵上阵 /49

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既说了成绩，也说了失误原因，却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听得秦雄火冒三丈，心里直骂两个人厚颜无耻。

陈江山依然微微点头不语，高小菊就说：“秦雄，你说说吧。”

秦雄早已被怒火冲昏了头脑，脸色难看，脱口就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

07 不独裁难以成事 /59

安国心讨好道：“你老秦什么样的人，我老安怎么样的人，我们彼此还不清楚？他钟义呢，小人一个，挑拨离间！”口气变了，称呼也变了，安国心又正义凛然起来，不过脸上涕泪未干，煞是难看。

看着安国心千恩万谢地出去了，秦雄冷笑几声，兀自道：“你钟义想借刀杀人？未免太小看我秦雄了！”

08 领导难当 /74

秦雄问：“我的那个崇拜者呢？怎么没来？”宋佳妩媚地笑道：“来了，你没看见？”

秦雄环顾四周，未有收获。宋佳指指自己，“难道本小姐不算？我就是那个崇拜者啊！”

09 多情还是薄情 /84

最让秦雄伤神的是“说不定广告部也有人”那句话。罗军当时眼神异常诡秘，让秦雄觉得这个广告部的人不是个小角色。那么，是胡冬？头脑里忽然冒出这张脸，竟把秦雄吓了一跳。怎么可能是他呢？在秦雄的印象中，胡

冬就是阮社长的人，阮社长也一直对他很器重，不然阮社长怎么会把他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上这么多年呢？

10 自己人搞自己人 /94

闲扯了半天，秦雄才把意思挑明，劝她要注意处理好与广告部业务员的关系，不要抢人家太多的客户，并分析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不料胡玫竟然像泼妇一样跳起来，“谁能拉到客户就是谁的本事，哪怕把他们拉上床我也佩服！全是一帮叽里呱啦的窝囊废，还在背后说人家！本小姐谁都不怕，看他们敢翻了天！”

11 新锐媒体新锐人 /103

罗军推门进来，开门见山，“你真的要开掉徐太？”秦雄不耐烦地道：“是的，怎么啦？”罗军着急道：“你知道她是谁弄进来的吗？”秦雄想：谁不知道她是阮社长的表亲，还用你告诉我？便毅然道：“谁弄进来的也不行，太无法无天了。”罗军俯过身来，对他耳语道：“她是陈部长的表姐，懂了吗？”

12 衣锦还乡 /116

自古以来，从文者大多是蚌病成珠，因官场失意而愤世嫉俗，常常大抒胸中块垒，不然也不会成就那么多沉博绝丽字字珠玑的好诗章。那些天才大文豪，大都清贫自守。只是，当今社会和古代社会有太多不同，很多从文者早已被生存压力压迫得失去内心的珠玉，也就无从写出警世的奇文。

13 东风未到，西风已起 /122

秦雄表面镇静，心里却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换届在即，政府部门的官员们又开始人心惶惶，各自在考虑着前途和利益；报社记者去采访，往往都找不着官员们的影子，即便找着了，谈起工作要么讳莫如深，要么牢骚满腹。整个岭南一时间山雨欲来，秦雄有所觉悟，觉得有必要找陈江山谈一谈。

14 风云突变 /133

安国心好久才反应过来，情知中计，立刻呆若木鸡。

宋佳收拾好自己的小玩意儿，起身道：“你这个人渣，想吃本小姐的豆腐，你配吗？你等着升官发财吧，恕不奉陪！”她顺手抓起眼前的茶水，猛地往安国心的脸上泼了过去。

15 沦落谷底 /149

秦雄呆呆地坐着，终于想明白了一点：相比龙子云来说，自己的分量实在太轻了，那个自己看重的所谓炮弹在龙子云看来，最多只能打死一只苍蝇，而他龙子云是只老虎，绝对掌控着他这个下属的生杀大权，自己想跟他斗，只有鱼死，没有网破，或者说无异于以卵击石。

16 撤改快报 /163

秦雄气得直翻白眼，却说不出话来。刘梦龙自知理亏，又赔笑着说：“嘿，秦老大。这有什么了不起嘛，大不了我们就受个工作失职的处分嘛，又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把你吓成这样？你原先的勇气都哪里去了？再说，就高小菊他们那样的文化水平，能够看出这里面的玄机吗？”

17 商人不简单 /176

黄导演道：“一个片子好不好，得由市场说了算，往往我们叫好，观众不一定叫座。因此，我这几年每拿到一个剧本，先是给我母亲看，给保姆看，给邻居家的小孩看，我偷偷在一边观察。有个剧本把保姆看得把汤都煲干了，后来拍出来的东西果然卖座。”

18 遍地小丑 /184

胡政把头一扬，更加愤怒，“姓郑的，按这样说，编务的事与你又有何相干？今天是中层干部会议，如果我没有资格说话，我站在这里干什么？要什么霸权主义，收起你那一套！本小姐是报社早一批的编辑，编务的事比你懂得多，你反倒教训起我来了！我不想参与政治斗争，可你太过分了，本小姐都看不过去了，今天我完全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讲这些话的。”

19 玩弄与被玩弄 /195

秦雄笑着回敬道：“你干脆说我会耍阴谋诡计吧，社长大人。”喝一口茶，又道，“但凡耍阴谋诡计的人，总喜欢怀疑别人也对他耍阴谋诡计。我听说你外面说我们文人最虚伪，最好色。我认为但凡虚伪的人，也总认为别人都虚伪；但凡好色的人，也总认为别人都好色。这可算是我总结的人生哲理，你同意吗？”

20 昨是今非 /204

尉永文冷笑道：“如今的他没那么简单了。你知道他最近在替谁编书吗？龙子云，我们的部长大人！整整三本呢，很快就出版了。他还为部长的文笔润色不少呢，说不定就快升官了。”挂了电话，秦雄满腹疑惑，回想起蓝河面对自己时不自然的目光，心里百感交集。

21 有个人比佛还灵 /217

秦雄见他家徒四壁，衣着简朴，禁不住道：“师公，你完全可以让你的戏班子挣些钱嘛，何苦这样独守清贫呢？”老者微微颌首，笑道：“人言道，求佛失佛，求道失道，求祖失祖。人生在世，最贵的就是平常心，我们一帮师徒不是生活得很好吗？”二人心中暗惊，无言以对。

01 年轻人准备接班

伶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阮鉴柏一连两天没来报社上班，单位的空气就有些不对劲了。

早上，副总编秦雄刚走到编辑部门口，就听见里面议论纷纷，可他一进去，议论声就戛然而止，也没有谁跟他打招呼，众人各自埋头装着做起文章来。转身出来，他就与副社长钟义撞了个满怀。

钟义问：“阮社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秦雄说：“没有。我给他打过，关机，大概在家里，是不是病了？”

钟义说：“不在家，孙姨说，他有点儿事儿要处理。不知道什么事儿。”孙姨是阮社长的老婆——秦雄觉得事有蹊跷，正想再问，钟义却匆匆走了，走了不远又回头说：“我父亲病了，今天我要陪他去看医生，下午的党员学习会就取消吧。”钟义向来很重视每周五的党员例会，现在他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更让秦雄确信事情不简单。

他刚回到办公室，就有人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是专题部副主任郭文——他上任半年以来推荐提拔的第一名中层干部。郭文说：“秦总，你没有听说阮社的事儿？”秦雄一惊，“他怎么啦？”郭文说：“刚听说的，阮社要退了。”秦雄稍微安神，“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阮社长要退位，一年前就有传闻，他已经55岁了，退下来是铁定的事儿，只是这一拖就是一年。

郭文有些急切地说：“组织部都找他谈话了，难道你还不知道？”秦雄心中有些不快，暗想：组织上的事，他怎么知道得比我还快？郭文说：“那我走了。”眼睛却瞄着旁边的凳子。秦雄意识到自己的沉默让他有些局促不安了，便起身为他倒了一杯水，说：“坐下说。”

郭文坐下，身子稍稍前倾，神秘地说：“秦总有没有为咱们报社的前途考

虑考虑？”秦雄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你难道是说，要我接阮社的位子不成？”郭文说：“只要你愿意，我们支持你！”秦雄明白，这个“我们”实则是没有代表性的，但他还是忍不住心头一热，说道：“说说看，有这可能吗？”郭文喝一口水，很惬意地说：“极有可能。我想了一夜，刚想清楚，你在报社班子中最年轻、最有才学、最有群众基础了。”

秦雄觉得他说得过头了，可心中还是很受用，说道：“可我资历最浅，上任才半年呢。”郭文说：“论资排辈的话，你当然排不上；可是只要敢争取，也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我们支持你。”秦雄想了一下说：“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你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郭文犹疑不定地退出去，口里还说着“我们支持你”。

秦雄表面上虽然满不在乎，心里却不由自主地琢磨起来。

秦雄在伶南文艺圈内被称为“四大才子”之一。当然，这个圈子也不是泛指，有些人就对“四大才子”颇不以为然。但“四大才子”的名头也不是自封的，只是因为多年来，秦雄与其他三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尉永文、市文联秘书长蓝河、黑猫广告公司老总张鸿才都曾出书，既傲且狂。四人臭味相投，常常聚在一起吟风弄月，把酒赋诗，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在他们心目中，伶南市就没有第五个真正的文人了。

不过伶南这个地方，人们关注的首先是经济，其次是官场，对文人的事，并不怎么在乎。因为“才子”的虚名一不能换钱，二不能换官，倒是有几个不得志的穷酸文人对此耿耿于怀。有一个叫付洪的企业报编辑还作过一首名为《大义英雄谱》的诗加以讽刺，其中有四句是这样写的：

四方哭颂瓦岗英灵，大义当称左门右门。

蠢翼德结义在桃园，才子救难八仙显圣。

这首诗发表在付洪编辑的企业小报上，虽看不出什么诗意和才情，甚至有些狗屁不通，可偏偏与蓝河的一组诗作排在一起，里面隐含的玄机就让“四大才子”有些多心了：“左门右门”即指左门神秦叔宝、右门神尉迟恭，暗指秦雄和尉永文；“翼德”张飞暗指张鸿才；“难八仙”三字并排寓意八仙中的蓝采和，暗指蓝河。秦雄、尉永文、张鸿才、蓝河的姓依次被指，再看四句之中

首字，相连就是“四大蠢才”。

按说这首诗只有圈内的少数文人读得懂，可还是被人别有用心地在圈内外传开去，一时间“四大才子”的日子过得也不平静，可生活就是这样：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四大才子”的大名经这首歪诗一强化，反而流传甚广，那位付洪先生功莫大焉。

秦雄尤其对付洪先生感恩戴德。因为那首诗将他排在了四大才子之首，令他有些受宠若惊。而这之后，他的人生迎来了一连串的转折。首先是因为他曾追踪报道了一次国际爱心接力活动的系列新闻和一桩外来打工妹被工厂老板毒打致死的恶性事件，连续捧回了两个国家级新闻大奖，在市内赢得了“爱心记者”和“正义记者”的美誉。2003年又因为非典袭来，他第一个进入隔离区对白衣天使们进行采访，报道了一个英勇无畏的抗非英雄集体；疫情过去，全市抗击非典的功臣名录中也有他的名字。年底他获得“全省十佳记者”称号，接着，一顶乌纱帽又罩到了他的头上。35岁生日刚过，他就成了一个地级市报社的副处级领导。

还是个文学青年的时候，他想着这辈子能够圆上作家梦，或者能当个记者，就该烧高香了；后来成了“家”了，也做记者了，又瞧着人家把官儿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便期盼着哪天秦家祖坟上也冒冒青烟，让他捞个一官半职，顺便发点小财。如今，这一天终于来到，前面又豁然升起一线希望之光：报社老大的位子仿佛在向他招手。

伶南报社与其他地方不同，历来是社长总编一肩挑，权威性自不待言。秦雄自信自己的能力足以胜任这一职位，也深信自己会比阮社长做得更好。可是，目前他还是不太敢觊觎这个位置。秦雄上任才半年，报社四个副职中他的资历最浅，他在心里仔细盘算起另外的几个竞争对手来。副社长张文成年届五旬，虽为报社元老，可酗酒纵情，在官场和群众中都没有好声誉，应该不会上去了。与自己同样年轻的副总编苏筱青与钟义才是真正的竞争对手。苏筱青是云南人，拥有复旦大学的名校文凭，最近又拿了个在职研究生文凭，群众基础好，业务过硬。虽然是个女人，做事缺乏果敢，但她比较沉稳，是匹骏马，说不定哪天就蹿到前面去了。可她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从平时接触中可以看出，她并不十分热衷于政治，在女人堆里也从不惹是生非，只热衷于搞业务，对自己的威胁应该不是很大。

那么，真正的对手应该是钟义了。这人虽然才不出众，貌不惊人，可他也是大学生、党员，还是本地人，任副职已满三年，与上级关系好，更深得阮社长和宣传部领导的信赖。在秦雄看来，钟义有时在领导面前表现得太不像个男人，在下级中也缺乏号召力，可这一点在官场中并不是个缺点。与自己比起来，他已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秦雄在领导的印象中虽说是个开拓型人才，但同时也是个有争议的人才。“开拓型”往往只在特殊的情况下被少数惜才的领导口头发挥一下成为优点，可“有争议”却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大部分领导视为缺点的。当初秦雄受到提拔时，上下都有些反对意见，多亏了阮社长爱才惜才，虽然事情一度被搁置，但总算没有被闹黄。

秦雄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能有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阮社长再撑上两年再退的话，自己还有胜算的可能，可是现在他只能替自己惋惜了。

他又回味起郭文刚才那句话：“只要敢争取，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是个浅显的道理，但这个时候提出来却有些意味深长，老让人浮想联翩。

秦雄回过神来，想起阮社长对自己有知遇之恩，觉得自己有些不够意思，竟然在这个时候关心自己的官位，便想着无论如何得先了解阮社长的情况。他一边抓起电话，一边找孙姨的电话号码，想了想，又放下了。

中午，秦雄买了一篮水果，直往阮社长家里去，远远就看见孙姨的身影在三楼阳台上晃动，正欲上楼，却发现钟义的小车停在楼下。他忙退回来，急匆匆往回赶，觉得自己像在做贼。原来，钟义并没有回家陪父亲看病，不过也没闲着。下午，秦雄给孙姨打了个电话，问阮社长的情况，说晚上想去家里探望。孙姨说，阮社长有些疲劳，想一个人静一下，明天就回社里上班。

第二天一早，阮社长果然来到单位，照例去各部门巡视一番。看样子他精神挺好，还腆着大肚腩跟几个女记者开玩笑，“靓女，看我今天怎样？”女记者们一起作欢呼雀跃状，“阮社今日好靓仔哟！”大家都闭口不问这两天他没来上班的事，在那里装聋作哑。

阮社长召集班子成员开会，第一句话就说：“我这个老家伙不中用了，该给你们让位了。”

钟义故作惊讶，“阮社可别这么说，您这副身板，再干个五年八年没问题。”秦雄和苏筱青也在一旁附和，只有张文成一言不发，不阴不阳地喝着茶。

阮社长又说：“不中用喽，该让你们年轻人施展拳脚了。我已经向组织部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想回乡下老家种点菜，睡大觉去。”

钟义说：“这么一个大单位，一百多号人，怎么离得了您呢？大家说是不是？”未等别人附和，张文成却冷不丁抛出一句，“莫不是组织部找你谈话了吧？”

几人都闻出了这话的火药味儿，一时间僵住了。秦雄觉得，尽管阮张二人夙怨由来已久，可这个时候老张说出这样刺人的话，就太不地道了，于是有些义愤地对老张说：“我看呢，这个报社还真离不开阮社。想当这个家，我们四个人真还不够格。”同时又有意望了钟义一眼。钟义脸上的肌肉微微颤动，说道：“是哩，我们都太嫩了，还没有老同志的经验。”

阮社长从愠怒中调整过来，竟哈哈一笑道：“老同志，老同志，越老越浑蛋喽！老张你，老阮我，都别想占着茅坑不拉屎。世界是他们的，年轻人的。”又转向三位年轻人说，“你们三个人，准备接班。我汇报了，组织上也定下了。”

三人同时都很惋惜的样子，一时不知如何作答，末了还是钟义说：“那也得靠二位老领导传帮带，我们年轻人，哪离得了老同志？”

老张不阴不阳地望着三人；苏筱青浅笑不语，仍然是一副淑女的样子；秦雄看钟义红扑扑的脸上抑制不住的兴奋，心里就想：还没上去呢，就得得意忘形了，表什么态？

“你们三个人，准备接班”这句话，老在秦雄耳边挥之不去。不过，不可能三人一起接班，总得指定一个人吧。如果说就指定钟义，秦雄不会感到意外；可人家偏不指明，搞得他工作老是走神，已经夜不成眠了。

阮社长应该推荐这个人选了吧？组织部或者宣传部也应该定下人选了吧？秦雄试图通过阮社长的表情揣摩真实情况，可那张脸高深莫测。他几次想着晚上上门试探，又觉得目的性太强了，人家还看不破你这点儿心思？

阮社长是个正直而务实的人，平时嘻嘻哈哈，会跟你称兄道弟；可工作起来特别认真，认真起来往往就六亲不认——说不定今天还搂着你的肩膀说笑，明天就会叫你卷铺盖滚蛋。说实话，秦雄打心里尊敬这个慈祥又怪异的老人，也从不敢在他面前耍什么伎俩，可这些天秦雄还是忍不住借汇报工作的机会去他办公室逗留一阵，探听一下。可人家就是无所表示，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如既往地热情，也一如既往地认真。

倒是钟义一反常态，整日里春光满面，走路呼呼生风，上台阶一踏两步，而且往社长办公室跑得特别勤，还动不动就跑进来说“阮社通知开会”，或阮社怎么说怎么说，似乎成了社长代言人，把办公室主任的大事小情都包揽了。看来，他八成是得到了什么指示和精神，就等着看正式下文了。

就在秦雄有些消极地等待着正式文件下发的时候，郭文又不声不响地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他开门见山地问：“班子会研究了什么？”秦雄说：“老人家是要退了，要年轻人接位。”郭文问：“都定下了谁？钟义？”

秦雄说：“那倒没有钦定。”他准备将阮社长的原话和盘托出，想一想，又觉得没必要对一个下属说得如此详细，尽管他是个忠实的追随者。郭文说：“那就还有希望。”秦雄正想说只怕文件就快下来了，郭文又抢着补上一句：“只要正式文件还没有下发，你就要争取。”末了又表白，“你知道，我们其实都向着你哪。”

郭文的话又把秦雄的脑细胞充分激活起来：是啊，官位的事，只要正式文件还没有到达，就可能有变数。前些时市内有一个单位的领导即将被提拔，第一天晚上得知组织部的任命文件都印好了，他才放心地请了客，不料次日一早发出的文件就变了，上去的并不是他。这就是说，任何可能的事都会变成不可能；相反，任何不可能的事也会变成可能。可惜目前组织部没有关系特别铁的哥们儿，不然就方便打听了。后来他想到尉永文或许知道一些情况，就马上拿起了电话。

岭南市委宣传部有一正四副五位领导，部长陈江山，副部长分别为尉永文、侯远、高小菊、纪晓明。尉永文虽然位居副职第一，又是公选上去的领导，可分管的是理论工作，没有什么实权；掌握实权的是高小菊，她分管媒体。尉永文官至副部长，书也出了好几本，表面上风光，可几年来部长换了两届，他还是做着理论研究工作，他还是部里的一个笔杆子，这个官职对他来说就是鸡肋一块，经济收入还赶不上秦雄做记者的时候。

二人相聚在郊外一个叫“三缘庄”的农家饭庄，老板是尉永文的朋友，这山庄的招牌还是他亲自书写的。山庄投了不少钱，还算有些规模，有三位股东，因此取名“三缘”。负责打理经营的是一位姓杜的股东，肚腩大得像个孕妇，人们因此叫他大杜（肚）。大杜酷爱字画，山庄的建筑虽然仿照乡间茅寮，风

格古朴，可内室装修豪华，每个房间都挂着几幅名家字画，以岭南画派为主，每个包间皆以画家的名字命名。二人每次来大多选在“关(山)月厅”，这次却选了一个“林壑厅”。

山庄的服务员都跟尉永文混得很熟，亲热地叫他“尉大哥”，对秦雄则称“秦老板”。尉永文虽说是个文化人，可行为不羁，在朋友面前说话历来像个粗人。此时他大手一挥，莽声莽气道：“烫一个猎人火锅，两瓶五粮液，高度的，叫大杜赶快过来！”

猎人火锅端上来，主料照例是穿山甲，满满的一锅。大杜赶来，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大部长，大总编，二位大人好久不来关照兄弟，都成稀客了。”尉永文道：“你他妈别假惺惺了，都快成穿山甲了，一个劲儿往钱眼儿里钻，哪里还记得兄弟？”

玩笑间，酒上来了，连喝三巡，大杜出去应付其他客人了。秦雄说：“阮社要退，谁来接位，给老弟透透风吧。”尉永文道：“无可奉告。”秦雄道：“别故作高深，我就知道你不是高小菊那个圈内的人。”

尉永文听到“高小菊”仨字就来气，说道：“高小菊她算个鸡巴，要我跟她搞在一起，同穿一条裤，同上一张床，她也配？”秦雄刺激道：“典型的酸葡萄心理，有本事你就取代她，让老弟我也沾沾你的光。”

尉永文撇撇嘴，“要我娶了她？做梦。”秦雄摇头假笑，“无可救药，无可救药啊，白白浪费了你一手好文章。”尉永文这才回到正常状态，“不过话说回来，这娘儿们还真厉害啊，我搞不过她。”秦雄道：“任何事只要争取，没有不可能的。”

尉永文说：“人家是新媳妇睡觉，上面有人啊。我呢？寡妇睡觉，上面没人。”抬头干了一杯。秦雄愣了一下，“如此说来，兄弟我呢，是妓女睡觉，上面总换人。”尉永文看着他哼了一声，“一个单位就是这样，两公婆睡觉，自己人搞自己人。”抬手又是一杯，接着说，“兄弟，别说了，扫兴。别只想着官场，喝酒。”

不再提单位的事儿，秦雄却还开不了怀，喝得更猛了。后来他们又聊起了张鸿才和蓝河两个人，这俩人已经好久没见。张鸿才把广告事业做大了，如今已完成转型，成为省内有名的策划大师，经常四处讲学，算是把生意做出了境界；蓝河多时闭门不出，据说是在忙着帮一些文学爱好者编书，赚取那一点点

可怜的编辑费。这么聊着，一瓶酒很快见底。

尉永文兴致未尽，再叫来一瓶，大呼小叫着要服务员把大杜找来。微醺的尉永文让大杜给讲讲林壑的画。大杜指着墙上两幅人物画，一幅《且听秋风》图，一幅《听禅》图，从画家的运笔讲到风格，从意境讲到市场，最后讲到画家的人品，讲得头头是道。二人听得一知半解，当听说这两幅四尺的画作的价值在两年间从几千元飙升到八万元以上时，都惊叹起来，觉得大杜很有学问，很有商业头脑，齐说他是个儒商。

正说着，餐饮部部长阿华来找大杜，尉永文道：“今晚有美酒美食美画，就是缺少美女。阿华，来陪我们喝酒。”

阿华替下大杜，两个“部长”一连喝了三杯交杯酒。尉永文高兴地说：“还是你这个部长爽快，比她妈高小菊爽多了。”阿华搂住他的脖子嗲声嗲气地问道：“你知道我哪里爽吗，尉大哥？”尉永文用手拧着她的大腿，“这里爽。”

阿华—转眼又扮起纯情，“你们这些文人，就是坏。”她又转向秦雄笑吟吟地问，“秦老板，你说是不是？”

尉永文呵呵笑着，“叫阿瑜来，陪陪我们秦老板。”阿华—噤，“人家阿瑜上个月就转型了，被郑胖子包了。”尉永文摸了一下头发，“便宜了这老鬼，再叫一个，要清纯的。”

阿华道：“刚来了一个，可清纯了，你们可不许欺负她哦。”腰肢一扭转出去，只一会儿，就带了一个高挑的姑娘进来。

这姑娘前凸后翘，容貌姣好，眼神尤其清澈，气质清纯水灵，让俩人顿觉眼前一亮。阿华道：“阿英，陪陪秦老板，他可是个正经人。”

阿英羞涩地坐在秦雄身边，端起一杯酒，却并不直视，声音娇怯，“敬你，秦老板。”

尉永文嫌闷，提议大家轮流出题猜谜语，猜不出的罚酒。阿华、秦雄和尉永文分别出了几个谜语，每个人都猜了出来，尉永文最后出题，“小乔嫁周郎，东吴没有床。打一建筑物，阿华猜。”

阿华眼波流转，怎么也猜不出，秦雄从容道出：“立交桥（乔）。”阿华顿悟，差点笑得背过气。阿英却一脸茫然，不明其意。尉永文笑着给阿英提示，可阿英还是不开窍，一脸疑惑的样子，阿华就依偎在尉永文怀里笑得花枝乱颤，尉永文手指着阿英，仰天大笑，秦雄摇头忍俊不禁。

一席酒喝了三个小时，尉永文喝得烂醉如泥，一个劲儿地嚷嚷：“领导算个鸡巴，算个鸡巴！”秦雄还算清醒，公款买单，两千多元。最后他开车把尉永文送回家，一路想着阿英。

这个没用的老尉，他压根儿不知底细，虽是本地人，身在官场内，却永远也进不了这个圈子，不可救药。不过，今晚的饭钱也花得不算太冤枉，秦雄想着阿英清纯可人的模样，尤其是那副不解风情的憨态，心里道：什么鸡巴领导，见鬼去吧。便甜甜地睡去了。

第二日秦雄去上班，才知道阮社长昨夜发病住院了，就急匆匆地赶去探望。钟义、苏筱青以及报社十几号人早已守在重病监护室的门口，都是焦虑不安的样子。秦雄知道，阮社长患有心脏病，还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胆结石，想来是心脏病犯了，向大家打听，大家都说是。原来阮社长昨天半夜发病，忽然倒地人事不知，到现在还未脱离危险。

过了一会儿，医院黄院长和两位医生从监护室里走出来。钟义第一个迎上去，焦急地问：“黄院长，怎么样，情况严重吗？”院长边走边说：“阮社现在需要休息，不能探望，你们大家都回去吧。”钟义疾步跟上说：“那你们一定要加强诊治的力量啊，一定要用好药。”

黄院长回头奇怪地望了他一眼，大步把他甩开了。钟义一时愣在那里，失魂落魄。不多时孙姨也从里面走出来，钟义又快速地冲过去，捧住她的右手，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孙姨的表情疲惫而凄然，反而安慰他说：“没事的，没事的，现在苏醒了，放心吧。”

钟义乞求说：“我们想进去看一眼他老人家，就一眼。”孙姨说：“心领了，心领了，他现在很累，回去吧。”又转头对大家说，“都回去吧，工作要紧。大家有心了，有什么事我打电话给你们。”大家仍僵在那里，钟义还心有不甘地踮起脚，朝里面张望两下。

孙姨对大家下了死命令，大家才磨磨蹭蹭地告别。孙姨特别嘱咐他们三位班子成员说：“都靠你们三个年轻人了，要多担待些啊。”三人点头附和，钟义还是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说报社的事，没有他老人家怎么行啊。

孙姨刚一离开，钟义又恢复了常态，老成持重地说：“我们三人得赶快回去开个会，报社的事耽误不得啊。”苏筱青道：“行，现在嘛，我们都该听你